

活力

副刊/體育/娛樂

Sin Chew Plus 新教育 Education

新教育: edumag@sinchew.com.my
體育: sports@sinchew.com.my
娛樂: entertainment@sinchew.com.my
編輯: 宋慧燕

今年是我国向东学习政策40周年，这些年有数以万计国人到日本留学，他们当中有些是被公共服务局（JPA）派遣到日本学习；有些是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得主；更多是自费到日本留学的所谓私费生。不管他们是以什么身分到日本留学，总有许多经历是相同的。

不过，40年毕竟不短，不同世代的留学生也许会因为时代背景不同，对留学经历有不一样的解读和感受。究竟过去这40年，马来西亚留学生在日本有怎样的体验？他们又从日本带回了什么？

昵称“李桑”的苹果旅游创办人拿督斯里李益辉，在向东学习政策开始发酵的1991年前往日本留学，他常自嘲是超龄大学生，因为当年他已26岁。

赴日留学之前，他在本地当导游，那时候经常遇到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行，告诉他日本有多好，还说“你应该去日本看一看”。这令本来就已向往出国深造的他很是心动，所以决定到日本半工半读。

来到1990年代末期，日剧和日本流行文化在我国掀起一阵“哈日风”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旅游作家林振富便因为《悠长假期》、《海滩男孩》等日剧而向往日本，刚好在中六那年，他从报纸得知日本政府提供奖学金就好奇去申请，结果一连在笔试和面试过关斩将，于2002年以日本政府奖学金前往日本留学。

不过，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受日本文化影响而想到当地留学，例如目前在马来西亚癌症研究机构工作的郭小怡，便坦言她以前从来没想过要到日本留学，是2016年刚好有一位日本教授要找研究生做关于癌症的研究，她才机缘巧合到日本深造。

如何克服語言障礙？



报道: 本刊 梁慧穎
摄影: 本報 蔡偉傳、受訪者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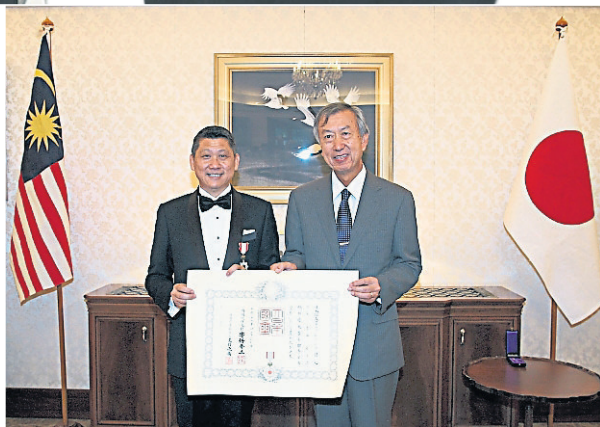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，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提出向东学习政策，主张马来西亚效法日本的成功经验，学习日本人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态度，借以改善国民素质和国家经济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国每年有许多学生到日本留学，这些留学生如今有的在企业界大展拳脚；有的在科学实验室研发新技术；有的在为国家修筑铁路和桥梁；有的在用文字记录我国的大城小镇。他们从方方面面促进国家建设，希望把日本人“一生懸命”的态度移植到这片国土上。



郭小怡（右二）在日本留学时与大马帮去赏樱。（受访者提供照片）



郭小怡（前排左二）博士班毕业时，跟实验室的教授及伙伴合影留念。（受访者提供照片）



2015年，李益辉（左）获日本天皇赐封“旭日双光章”，表彰他推动日本—马来西亚旅游业的贡献。他是日本以外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旅游业者，由时任日本驻马来西亚大使宫川真喜雄（右）代表日本授予勋章。



林振富（中）在广岛留学期间，他的日本监护人经常带他去旅行，至今他们仍保持联络。（受访者提供照片）

李益辉：学唱日本儿歌

对于要不要到日本留学，学生往往最担心的是语言问题，但这问题不难克服，比如李益辉，他抵达日本后的第一个星期，在完全不会日语的情况下就去一家中华料理饭店打工，专职在厨房洗碗。当时老板娘教他唱日本儿歌学日语，很快他便朗朗上口，从不会日语到会说日语只用了3个月时间，到他考进东京国际大学国际经济系也只花了大约7个月。

林振富：日语学校上课

林振富赴日之前也不会日语，仅懂几个日语单词，但他说“那时年轻，没什么好怕，就直接过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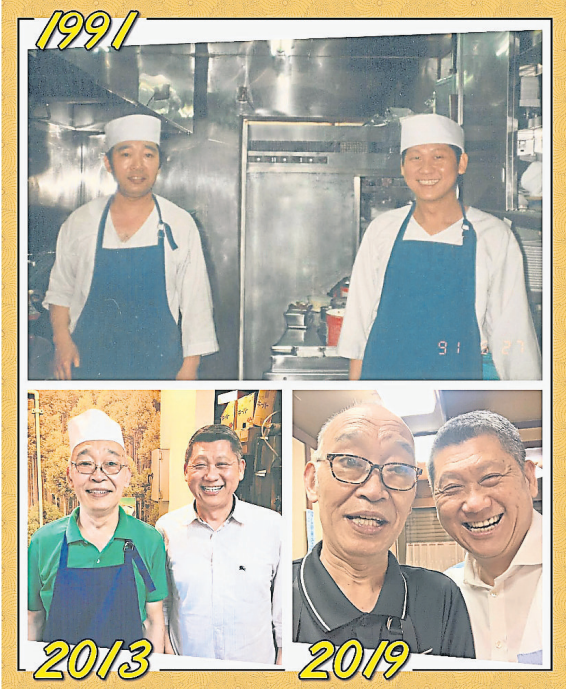
抵达日本后的第一年，林振富先是在日语学校上课。为了更快学好日语，他即便有奖学金也去居酒屋打工，从那里他学到许多课本不会教的流行用语，同时也帮助他更快速了解当地社会。

郭小怡：为兴趣而学

郭小怡的情况则跟其他两人不一样，她到日本是攻读博士学位，研究报告皆以英文书写，大学也没规定她要懂日语，所以她其实大可不学，是她出于兴趣才自己去学习日语。

她说，2016年刚到日本金泽时，若完全不懂日语确实很辛苦，幸好后来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翻译App，加上金泽这个地方近年越来越国际化、越来越多人会说英语，所以在她去年回国之前，即使不太会日语也已经不是大问题了。

事实上，近年越来越多日本大学推出全英语课程，这跟1990年代的情况很不一样，李益辉说，在他留学的那个年代，即使是名校也几乎没有英语教学的课程，直到近年因为日本大学招生竞争激烈，才有越来越多大学的研究生院推出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课程。



1991年，昵称李桑的李益辉孤身到日本留学，幸得中华料理“丰华饭店”老板丰田光雄桑雇用，从此结下深厚情谊。李益辉学成归国至今二十多年，每年去日本都会探访丰田夫妇，可惜这家饭店不敌疫情，已在2021年结束营业。（受访者提供照片）

留學經歷如何形塑了今天的我

从留学的第一天开始，留学生跟日本的连结就已经产生，这种连结将会跟随他们一辈子，无论品格、机遇或人生观都可由此追溯。

李益辉1996年毕业回国后继续投身旅游业，发现本地的日本旅行团停滞不前，于是他联合创办旅行社，将主力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日本，开拓例如去北海道看薰衣草的旅游线路。从此以后，他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深厚，笑言只差没娶日本女子当太太。

林振富在日本留学5年，回国后参与捷运工程，在职场贯彻日本人守时、讲信用和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，却无奈发现跟这里的职场格格不入。他工作一年后毅然辞职，在本地四处旅游。

他把旅游经历写成《搭上巴士去旅行》，有些读者不明所以，问为什么版面有那么多的留白？为什么不把照片填满整个页面？其实，这本书乃依照日本论文的格式排版，从排版和装帧风格可以看出，他不只学习到了日本人的工作态度，也深受日本美学影响。

至于郭小怡，她很欣赏日本人的时间观念，对时间管控非常精准。她笑说反而是自己把日本同事“带坏”，因为她常跟他们说工作

我們在日本留學

赴日深造的留学生主要可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国家提供奖学金的国费生；另一种是自费留学的私费生。李益辉说，在他留学的1990年代，国费生和私费生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很少国费生会去打工，因为他们的奖学金非常丰厚，除了学费还包含生活费和来回机票。相对的，私费生需要筹措学费和生活费，所以他们都忙于打工，像他本身在暑假就打两三份工。

欣慰的是，不管哪个年代，马来西亚留学生都秉持互助精神，在异乡给予彼此温暖。例如李益辉那个年代，只要有马来西亚留学生缴不出学费，其他同乡就会帮忙众筹学费渡过难关。这种情谊即使回到马来西亚后也一直延续，他旅行社许多同事便是日本归来的留学生。

来到林振富那个世代，关照学弟妹已仿佛是一种责任，学长姐会带学弟妹到处去见识，例如新生通常都是4月入学，那时正好是赏樱季节，一伙人会去野餐联谊。

除了同乡之间互助互爱，日本人对留学生也很友善。像林振富这样的国费生，虽然平时都是住在学校宿舍，但他们有日本人当他们的监护人（他们称作Host family），监护人经常带他们到处去了解日本文化，如果他们在生活上遇到难题，监护人也会为他们解惑。

郭小怡比较多是承蒙老师的照顾，她说：“生活上我老师帮了我很多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直接去问他，他都会帮我解决。比如有一次我在日本被蜜蜂叮，引发全身敏感，是老师带我去看医生。”由于她的教授曾经在外国生活，深知国际学生的不容易，因此对国际学生很照顾，以至于她觉得自己不学日语好像也不是大问题。

大馬幫在東瀛守望相助

和生活要平衡，放松时且尽情放松。如果跟日本同事比较，她总觉得自己身在马来西亚算是最勤力的员工，“可是在日本却是最懒惰的员工。”

“日本会帮你教好你的孩子”

郭小怡在日本研究癌症生物学，她说在日本做科研的好处是日本大学有很好的支援体系，教授、研究助理和学生像是一个合作无间的团队，不像在马来西亚搞科研，往往一个人要包办很多事情，导致效率比别人低。

林振富鼓励年轻学子到日本留学，不用害怕语言不通，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，翻译软件又很方便，到日本后尽管打开心怀，把好的东西学回来。

李益辉也常跟旅行团的家长说，如果不知道要让孩子到哪里留学的话，就去日本，“日本会帮你教好你的孩子。”他的理由是如果年轻人在十八九岁这个年纪到日本留学，他敢说他们遇见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好人。如果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，把他们守时、自律和一生悬命的态度学起来，受益的终将是自己，而且会是终身。